



延庆寺塔全景 记者 贾恒 摄

松阳延庆寺塔：千年风雅映古今

■ 本报记者 管丽芬 通讯员 叶梦雨 周颖

远岫重重，层林寂静。溪水缓缓流过山脚，把时光磨得极轻。

在松阳，一座古塔以奇异的姿态矗立着，像是融入了周围的山水。塔体微倾，朝着东北方向偏去，角度不大，却足以引人注目。

它的名字，叫延庆寺塔。建于北宋年间，迄今已逾千年。塔身斑驳，细部仍存旧时工匠的精巧刻痕。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，也见证着人们与时间的缠绕。

古塔巍巍照千年

据《松阳县志》记载，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行达禅师历十寒暑，得《大经论》八部、舍利子四十九粒，受到朝廷嘉赐，为此发愿建塔，以藏舍利。几经辗转，选定两地建塔，其中之一就是松阳延庆寺塔，于咸平二年（999）动工，到



修缮前的延庆寺塔（摄于1984年）

咸平五年（1002）建成。

现存的塔体砖铭，清晰留存着“淳化五年（994）六月”中的字样，诉说着一个比塔身更古老的故事。这方砖块在建塔前五年便已烧制，足见当年工程之严谨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从塔身构造到木构出檐都没有发现后人修缮的痕迹，是江南诸塔中保存最完整的北宋原物。

延庆寺塔的美，是镌刻在砖木之间的时代密码。六面塔身象征六道轮回，七层形制暗合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的佛语；塔高38.32米，中空结构搭配平座回廊，登塔者可随券门辗转，步步接近天际。双卷头斗拱托举着舒展平缓的出檐，如同一朵盛开在高空的木构莲花，既承唐风之雄浑，又纳宋韵之精巧。塔顶铁刹以覆盆、宝珠、轮盘叠成，八米高的刹身直指苍穹，七个相轮雕满卷草纹，莲花座刹座静卧云

端，连檐角48只风铃都化作宋代匠人指尖的诗行——风起时，叮当声里有国泰民安的祈愿，也有驱赶鸟雀的实用智慧。

最令人称奇的是它的“斜而不倒”。因历千年时光，塔基土层不均匀沉降，塔身向东北倾斜2.38度，塔刹偏移达1.76米，却又稳如磐石。清代《松阳县志》早有此塔倾斜的记载，足见其倾斜之由来已久。更富雅趣的是书法家沙孟海为塔题字时，故意将“塔”字向左倾斜，与塔身形成“反向牵制”，这份跨越时空的文人巧思，为古塔更添了一抹传奇色彩。

站在塔下仰望，宋画飞天的衣袂仿佛仍在流转，墨绘罗汉的眉目间似有禅意流淌。这些北宋原物的遗存，让延庆寺塔成为“江南古塔一绝”，也让“秀立高挑、匀称和谐”的宋代建筑美学有了可触摸的实体。

塔下的宋韵时光

古塔静默伫立，倾斜的塔身似宋人挥毫时微倾的笔锋，将时光酿成醇厚的文化原浆。

宋代诗人朱琳曾写过它。他在《延庆寺塔记》中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洗花寒滴翠檐雨，惊梦夜摇金铎风。”檐角的雨，风中的铃声，曾令沈晦、潘国望等文人墨客沉醉，如今依旧叩击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弦。

延庆寺塔并没有被供奉在远处，它被重新接入了日常。有人把它做成了法琅彩水箱贴，雕进书签里，印在帆布包上，甚至拆解成300多个榫卯构件，让人们可以亲自动手，一块块拼出它的模样。塔变得轻盈，却没有失去它的重量。它不再只属于过去，也属于这个时代。

每逢节假日，古塔前的大树下就会变身“宋韵剧场”。有人抚琴，有人穿汉服拍照，塔的影子落在他们身后。人们在长案前拓印砖纹，一笔一画，是对时间的模仿，也是一种沉静的回望。那一刻，塔不再只是文物，更像一种氛围的生成点，把现实与历史接驳起来。

夕阳照在塔身上时，砖石会泛出温暖的色调。摄影师正在抓角度，年轻女孩在镜头里轻轻转身，塔的轮廓和云龙山的远影一起，框住了这个场景。照片看起来像一幅旧画，但其中的人是真实的，他们在塔前停留、模仿、再创作，试图与某种比自己更久远的存在建立联系。

塔不说话。但人靠近它，站得久一些，总会感到某种东西流动起来。那不是神秘感，而是一种来自结构与岁月的信号。它告诉你：有些东西不需要喧哗，也能留下痕迹。那种留存，不靠口号，靠的是时间的耐心和人的尊重。

也许所谓“不朽”并非高耸入云，而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，保留原样，默默伫立。不争，不言，却得以长存。



塔下古筝表演

从“必倒”到“重生”

风雨留下了痕迹。至上世纪80年代，延庆寺塔的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：渗水下沉、木构腐朽、瓦面剥落，只剩一根光秃秃的砖柱，在风中勉力支撑。

当时，有专家断言其“不修缮必倒”。1983年，浙江省决定启动抢救性修缮，并在三年后将其列入省重点维修项目。

争议从一开始就存在。要不要“扶正”这座倾斜的古塔？两种方案摆在桌面，“沉井扶正法”与“静压桩加固法”的博弈背后，是对文物原真性的深刻考量。最终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拍板：保留倾斜姿态。

他们的理由很明确：强行纠偏可能破坏数百年形成的力学平衡，“最小干预”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。

随后，是一连串具体而艰难的执行。测绘队花了整整一年，搭起一套完全贴合塔身倾斜角度的脚手架，如同给塔穿上一副量身定制的“骨架”。塔心柱选材成为难题。20多个工人花了三个月时间，深入安岱后村深山，在林间寻找足够粗壮的千年松木，最后靠肩膀合力扛下山。

全国仅存两支的静压桩施工队，被松阳人的执着打动，愿意以象征性的价格接下加固重任。过程中的每一步，

都小心翼翼地试图不惊动这座塔的“习惯”。

修缮中的许多细节被记录下来。比如，为了不破坏塔身承重结构，地宫原封不动；宋代古井中出土的龙泉窑“佛法僧宝”瓷印，成为解读古塔历史的钥匙。当工程在1991年完工时，古塔似乎没有任何变化：朱漆未改，飞檐依旧，连倾斜的角度都与此前分毫不差。

2006年，延庆寺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从那以后，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方针像一道稳固的边界，为这座古塔划出一块安静的时间缓冲带。

记者手记

古塔的文化回响

本报记者 管丽芬

当车子驶入松阳地界时，远远就望见延庆寺塔的身影——它像一支蘸满云气的毛笔，笔尖刺破青空，笔杆却微微向东北倾斜，仿佛在天地间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顿号。

待走进大门，塔身的倾斜之姿更显惊心动魄。踏上鹅卵石小径，忽然发现路面竟微微向左偏移。同行的延庆寺塔工作人员曹承文笑着解释：“这是特意设计的‘视觉平衡’，就像沙

孟海先生当年题字时，故意把‘塔’字往左倾斜。”话音未落，抬头便见塔门匾额上的“延庆寺塔”四字，字向左微倾，与塔身的斜度遥相呼应。这种文人与匠人的巧思，让冰冷的砖石有了温度，恰似宋代书画里的“以曲求直”，在失衡中寻得诗意的平衡。

塔身“淳化五年”的砖纹里仍流淌着北宋窑火的余温，而最动人的修缮智慧，恰是保留这份岁月沉淀

的倾斜。面对塔身倾斜的危机，专家采用静压桩加固法，如同给老者披上无形铠甲，既未改动古塔斜度，又以现代科技重塑筋骨。如今，曹承文和同事每月都会登塔巡察，对它的保护从未停歇。

塔一侧的文创店里，法琅彩水箱贴凝固塔影神韵，金属书签复刻斗拱细节，300块榫卯构件的拼装模型等待唤醒宋代营造智慧。身着宋代汉服的女孩走过，帆布包上的斜

塔轮廓与云龙山相映成趣，拓印砖纹的体验者则将千年祈福收于掌心，这些现代注脚，让北宋的风雅照进当代生活。

这座斜而不倒的古塔，以微倾的姿态诠释着文明传承的真意：不是对抗时光的侵蚀，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在它身上找到共鸣——匠人掌心的老茧、文人笔下的哲思、守护者的足迹，乃至游客的镜头，都是它持续生长的文化根系。



延庆寺塔的木制模型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延庆寺塔景区提供）